

長白山綿綿山嶺

高士心 袁鴻祚 著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長白山綿綿山嶺

(即在大興安嶺的森林裏)

高士心 袁鴻祚著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包括有關森林的一個短篇小說“長白山綿綿山嶺”和一篇報導文章“在大興安嶺的森林裏”。

“長白山綿綿山嶺”是寫長白山森林中試行蘇聯先進經驗長年作業時，工人們由於上級正確的指示和領導，克服了保守思想，發揮了集體智慧，發明了新的運材工具，減輕了工人的體力勞動。

“在大興安嶺的森林裏”是描寫林區風光和林業工人生活改變的情況，內容真實有趣。

長 白 山 綿 綿 山 嶺

(即在大興安嶺的森林裏)

高士心 袁鴻祚著

*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五八弄二號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七八號

大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號：0208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張：1—5/18 字數：24,000

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0001—6,000

定價：一角三分

目 次

長白山綿綿山嶺·····	高士心 1
在大興安嶺的森林裏·····	袁鴻祚 29

長白山綿綿山嶺

高士心作 王 秋插圖

—

剛交夏。

老白山老遠望去，青虛虛的。幾朵銀雲，軟綿綿的在山腰飄動着。山的四周，密佈着望不見邊沿的蒼松古柏。一片片紅松，已經平了頭①。每棵參天的大樹，頂少也結幾十個比青蘿蔔還大的松塔。白松拔着尖，像一座座尖頂的古塔；黃花松都長到數了，黃纓纓的葉子，披着青苔，真苗條，沒風還亂顫動。

這裏蘊藏着無盡的寶藏。奇花異草，飛禽走獸，有的就連白鬍子的老人，也還叫不上名子。老白山，多麼巍峨②可愛啊！

晌午，太陽挺毒，青石上的蝴蝶花，被晒得低着頭。地

① 樹到了可伐時令。

② 高的樣子。

面蒸發着腥濕氣。貓頭鷹、老鸛、狼鬼頭，躲到山岩中風涼去了。

緊張的勞動，在火熱的天氣裏進行着。

“嘿！嘿！嘿哟嘿！掌穩腰哪麼嗨，往前走哪麼嘿！”第一林班班長王雲起喊着號子，八個人抬了一根五米長的魚鱗松，步子走得唰齊，沿着山膀穩穩地走下來。快到山根了，王班長一揚左手，號子一落，木頭緊跟着撩到楞①邊了。

王班長怕大伙熱的挺不住，領一幫小伙子到不出百步遠的山澗裏洗臉去了。宋福金在王班長走後，把槓子一摔，一屁股坐在魚鱗桿子上，兩手在臉上抹了幾下，一串汗珠子順手淌在草棵裏。他溜了大伙一眼，喘了口粗氣說：“頭兩年在莊稼院剷地，也沒這麼熱，真夠受的，夏天放樹簡直不是辦法！”

“這算啥？抬這麼棵小木頭就不行啦！”李貴忠那張黑油亮的大臉上，滿是瞧不起人的神色，粗言粗語的說了一句。

這句話可把宋福金給氣惱啦！嘴唇哆嗦②了老半天，臉色剛想變，說不清想起了啥立刻就沉靜了下來。可是他把氣憤全貫注到話語裏了：“話倒好說，反正木頭不能用氣吹到山底下……咱沒那股子蠻勁。”

① 木頭梁。

② 抖動。

“什麼？蠻勁！不服就比試比試……”李貴忠忽的站了起來，兩道濃眉像兩隻毛毛蟲，氣憤憤的鬥在一起。

“別吵啦！怕挨累，沒信心不成。光靠有力氣也白搭，以後總得想個辦法。”朴聲大，是個朝鮮工人，在中國伐木已經五年了，很有經驗，為人直率，中等個子，方臉，面色紅潤，高鼻子，說一口好中國話。

宋福金瞧老朴的話很衝，滿腹牢騷怕發洩出來得罪人，眨了幾下眼睛，也就一聲不響了。李貴忠脾氣可夠暴，頭上的青筋蹦蹦直跳。他用那隻蒲扇般的大手，狠狠地在胸膛上拍了一下：“我老李用不着你教訓，要講動力氣你差遠啦！長年作業①不是靠講講，離開力氣頭，啥也玩不轉轉！”

老朴剛想反駁，王班長氣呼呼的，拿着一根新刮的斷牙角②把，好像要打誰似的往魚鱗松頭上敲巴着說：“誰把這根新刮的牙角把弄斷了？都說我愛多嘴，這些事不說還能行？”瘦瘦的臉上堆着怒容又追問了一遍：“到底是誰弄壞的？”

小李子說：“宋福金……”

李貴忠火還沒消，鈴鐺般的大眼瞪得溜直，王班長說的啥，他一點也沒聽到。過去，誰也不敢惹他，在他眼前說句錯話都要挨頓頂，可是老朴說他光憑那蠻力氣行不通，這還

① 蘇聯先進經營方式。

② 挖木頭工具。

是頭一個呢！說實在的，頭幾年誰不誇獎老李這股力氣頭呢！現在雖然四十多的人了，一哈腰還是三四百斤。抗根二盆粗的四米長的件子，連粗氣都不用喘，大伙兒都叫他“大力神”。想到他這個名子，黑臉都燒得發紫了，比別人在臉上打幾巴掌都難受。他有很多話要說，可是這些話像把乾草塞住了他的喉嚨。堵得他難以忍受時，他抓了抓自己的衣領，然後又沉入靜默裏。老林子風絲也不透，樹葉連動都不動。

小咬 ㊟一羣羣，嗡嗡的聚成了球，把人給圍起來。突然聽見“叭”的一聲，原來宋福金在脖後打死一隻半寸來長的瞎眼蠅 ㊟，鮮血和蟲子的肚腸黏糊糊的貼到掌上。他的氣不是打一處來，煩躁的要死：“硬要實行長年作業，一夏天保準得讓蚊子咬爛。”這句話並沒說出口，只見他嘴唇動顫了一陣，誰也沒聽到他說了些什麼。

“別歇着啦！走，哥們，再幹一氣！”王班長伸了伸老腰，精神煥發的說着。

一塊雲，像把傘遮住了太陽。

二

月牙，像把鐮刀，掛在山嘴子上。涼爽的夜晚，吹動着

㊟ 小虫，專吸人的血液。

㊟ 害蟲，咬人最痛。

樹泊子裏叢生的雜草甸子，發出細碎的聲音。夜貓子，噢！噢！像老頭咳嗽，嘆了幾嗓子，亮開翅膀，飛向黑壓壓的松林去了。

第一林班的林班會議，在柳毛子河旁開始了。頭一個講話的是王班長，他蹲在一棵碾盤粗的大柳樹的水根上，精神飽滿的說：“李場長剛才在大會上講的話，我從心眼裏擁護。長年作業是蘇聯的先進經驗，咱們林業不能光靠冬天幹，夏天一樣伐木頭，不這樣咱就供給不上全國建設的需要，咱們的担子沉着咧！……”他停了一下，然後又笑着說：“李場長說，黨號召讓咱創造新工具，我看這是頂妙的法子。能創造出新工具，啥問題都解決了，一來長件子不用割短了抬，給國家增加了財富，二來咱也省力氣了。哥們！這是樁好事，咱這林班得領頭幹啊！”大伙齊呼啦一嗓子！“對！一定得幹出個樣來！”

宋福金沒有底，心想這可不保準，假若創造不成，白搭了工，掙不到錢家裏的老婆孩子可怎辦？

小李子今年剛到林業。紅臉頰，有股生力氣，大伙叫他小野牛。小伙子勁頭很足，聽說創造新工具，樂呵呵的向王班長說：“你這老班長有經驗，在林業擺弄木頭的時間比我的歲數都大一兩倍，我要好好的跟你學習，分配俺幹啥都行，一點也不興打縮。”朴聲大用鷹般的眼光，望着王班長說：“我有信心，什麼困難都嚇不倒咱！”

“鷹眼睛，算了吧！別放空砲了！老老實實抬木頭比啥都好，離開力氣頭，什麼也辦不到！別吹啦。”李貴忠一聽老朴講話，就覺着是賣狗皮膏藥，特別想到上次在山場受到老朴輕視的情形，怒火就不打一處來。心想，要講說大話，吹大牛，幹活藏奸，少使力氣，從心眼裏不贊成，因此他像撒了繮的野馬暴跳起來。掐着腰，氣勢洶洶的像半截黑塔。

“不要發脾氣！伙計，像先前那種幹法吃不開啦！光靠有力氣，實行不了長年作業。就打能抬，一天能抬多少木頭呢！最妙的法子，就是趕快創造新工具。”王班長開始態度不大好，末了，話語又緩和下來。

說不清誰插了一句：“對啊！還是專心創造新工具為對。”

“我就不聽斜！”李貴忠朝着發話的人堆裏煩躁的堵了一句。可是他對王班長的批評沒能立刻反駁，難道他對王班長的話服氣了嗎？不是的，他誰也不怕，在山場遇上野豬他還敢甩着斧頭抵擋一陣呢！當然更不懼怕他了。幹了這麼些年活，他就見王班長的力氣頭差不多，另外人家還能使一把好壓角，因此心眼裏是暗暗贊成的，王班長說些什麼，他就是不入耳，也都勉強順從。

會開僵了。大伙悶起來。

小河的水，嘩嘩的流着，石板底下的青蛙哇哇的叫起來。兩岸毛茸茸的柳毛子，讓風吹得瑟瑟直響，好似羣鴨在叫。

松林裏，偶而傳來幾聲灰麝的夜鳴。遠處跟着傳來了那麼好聽的歌聲：“長白山綿綿山嶺，沾滿血印，鴨綠江水曲……”，馬上大家就聽出來這是檢尺員崔雲鳳的歌聲。她是朝鮮族，六歲時就從朝鮮國搬到老白山根下的漫江村居住，今年她已十九歲了。長得很可愛，嘴唇薄薄的，像鮮紅的山芍藥花瓣。兩眼像兩汪水，臉蛋是那麼嫩，紅裏透白。她的身材不高，上身穿件雪白的短褂。除去冬天，下身她永遠繫着天藍色的裙子。

大伙把剛才這場爭端忘在腦後了。歌聲越來越近，不大會便來到河邊了。王班長笑咪咪的說：“唱的太好了，歡迎再來一個吧！”大伙都要求她，她推辭不過，就又唱了一隻“中朝人民是一家”的歌子。唱完，她像埋怨王班長似的說：“散了會，一轉眼就找不到你們了，怎麼看不起我們女同志啊？不然明天就不給你們當檢尺員了。”她



她推辭不過，就唱了一隻“中朝人民是一家”的歌子。

得比白天更美。

“別這麼說，不是故意甩你，現在來也不晚啊！”王班長解釋着。

她接着說：“怎麼創造啊！研究過沒有？”

“沒有問題，剛才大伙都表示態度了。”老朴回答了一句，話語很柔和。

“哼！瞧着栽勛斗吧！”李貴忠怒氣未息的嘟哝了一句。

三

太陽要下山了，金色的陽光，把森林塗上了一層黃翠色，像息了風的海面蕩漾着金波。一天的工作結束了，伐木手抗着斧鋸，連說帶鬧的往回走。

天氣不太熱了。王班長收拾好工具，看到前面有塊大臥牛石，石頭上密生着一片青苔，花比小米粒還小，可是已經盛開了，絨嘟嘟的真可愛。他伸過手去撫摸了一把，一陣懶散使他在上面躺下來。

突然他心事兜上來了。小組會已經開過三天了，組裏連點動靜都沒有，連自己也沒想出辦法。昨夜躺在床上考慮了小半宿，從木爬犁，一直想到在朝鮮曾經使用過的木馬，沒有一件能行。特別想到創造新工具是關係到林業的命運時，他就越想越起勁。不由的心裏翻上了這句話：“在

● 水搖動的樣子。

老白山跟輾轉三十來年了，真沒想到還會有今天，可是明天不知要好多少倍呢！幹！真得好好幹。”

山下的森林小火車拖着木材、拉着長笛從澗旁穿過去了，汽笛聲猛然撞擊了他一下，一道智慧的火花在他眼前迸放出來。他想小火車能在平地跑，難道就不能把火車道鋪到山頂嗎？假若能創造一種運材車，這個重大的問題就解決了。他興奮的爬起來，拔腿就跑回了工舍。

晚上，他像攤上喜事似的向楊技術員報告了他想創造新工具的動機。楊技術員的黃淨的面孔上，表示十分讚揚這個計劃，可是內心却認為這是一種奇談。他模稜兩可●地說：“好！也許能成！不！一定能成。”

王班長感到話語含糊，便跟着問了一句：“我希望你說出你真正的看法。”

楊技術員覺得臉皮發漲，急忙抬了抬鼻樑上的近視鏡，吞吞吐吐的說：“嗯！這是件大事，對創造新工具的問題，我沒經驗，不敢肯定……”他思索了片刻，便做了這樣一個回答：“此事我不敢負責，還是直接請示場長去吧。”他從來對他最不满意的事，沒有一次正面拒絕過，一貫是笑呵呵的用推辭的方法解決。說實在的，楊技術員對創造新工具是有自己的看法的。他早就肯定了長年作業搞不通，實行這一夏準得垮台。因為在鬼子時代他就在白山腳下的採木公司

● 是非不決的意思。

當檢尺員，親眼看見過鬼子搞夏伐試驗時遭受的失敗。因此不敢插手，從心裏感到這是胡鬧。但恐怕別人說他守舊，有意見也不敢提出來，所以把話壓在肚裏。他認為這樣做失敗了自己可以不負責任。因此他圓滑的對王班長說：“最好，還是從實際方面加以改進。影響抬木頭，可是大事。然而，我的意思，並不是不叫你們創造新工具。”

王班長聽不慣這種含糊的說法，便不滿意的放高了嗓音說：“幫助研究創造新工具是你的職務，你不應該不負責任。”

楊技術員讓話給僵住了，於是難堪的回答道：“好！我瞧着你們的。”這是有生以來第一次用話來頂別人，可是話剛說出口，他就覺得這會得罪人，心裏立刻不安起來。

“有信心不怕研究不成。”說完，王班長回身就去找李場長。

夜間九點多鐘了。李場長在辦公室閱讀黨加強企業計劃管理的指示。他認為一定得很好的學習，決不能落到生活後頭。雖然操勞了一天，精神仍很旺盛，撥下文件，他輕快的走到窗前，一股含着野花香氣的夜風輕輕的吹進來，周身覺得無限清爽。抬頭望去，那遠處無際的森林，讓皎潔的明月照得更加美麗了。幽暗的天邊和蒼綠的林頭連接起來，他感慨的自言自語說：“這片老林子多少天能走到邊沿呢！”接着他又想起長年作業的問題，一個美麗的理想使他越發

振奮起來。他的善於沉思的兩眼，又望了望遠遠的碧悠悠的森林，心想祖國正在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，木材生產是整個國家經濟計劃重要的一部分，東北的森林資源是豐富的，可是怎樣能均衡的按着國家的指標把這些木材運下來呢？離開長年作業就辦不到。解決長年作業的唯一問題就是發揮全體職工的積極性，改進目前生產管理，創造新工具，這是從手工業生產過渡到半機械化作業的最重要的步驟。他依着窗台，一直沉思下去。

李場長今年才二十四歲，祇念了五年書，十八歲開始在老白山伐木，二十一歲就提拔當技術員，在“三反”鬥爭中被提拔當第一伐木場的場長。自從當了場長，黨就指示說：“應該認真鑽研生產管理，改革林業的經營方式，我們一定要儘快的實現長年作業。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跟上全國經濟建設的需要。”

森林工業局，已確定在第一伐木場搞夏伐試點。李場長在這個艱巨的任務面前是勇敢的。他常這樣想：“只要認真鑽研黨的政策，老老實實的依靠工人階級，夏伐一定能搞成。”

老林子深處傳來一聲鹿鳴。他揉了揉眼睛，順手理了一下頭髮，正想躺在長椅上休息一下，王班長笑呵呵的進來了。

“坐下吧！怎麼還沒休息呢？”

“越老越有精神了，說也奇怪！”

“新工具研究的怎樣了？”

“算剛有點譜！”

接着王班長就詳詳細細的談起他想要在山坡上鋪鐵道的理想。

李場長聽完了點點頭鼓勵着說：“有創造性，可以研究。”他思索了一下又說：“可是做一種什麼樣的運材車才合適呢？”



王班長說：“已經有了！”

接着王班長就詳詳細細的談起他想要在山坡上鋪鐵道的理想。

李場長追問着：“在哪？”

“平車就行①，還得創造一種閘②，不然一定得放野毛子③。”

“究竟按一道什麼閘呢？”李場長津津有味的，右手支着臉頰、臂腕墊在椅端，目不轉睛地想着。

① 四個輪子的矮車。

② 停車的機件。

③ 溜車，超出平均速度。

夜靜了。工舍裏散發着一片鼾聲，小河的流水比白天更響了。老王頭從場長室走出來，已經是半夜的時分了。

李場長躺在床上怎麼也睡不着。各種各樣的制動裝置在他腦子裏閃現着。自行車上的閘、絞盤機上的閘、爬犁上的滑圈，一個個爬過去了。突然他想到原來平車上是有閘的，立時他欣喜的心裏像開了花。可是立刻他又想到它的制動力很小，怎能在山坡上使用呢？這時兩眼瞪得更滑了，一直不能入睡。翻過身去，他終於想出辦法了。假若在車輪上按上雙閘，叫他成鴛鴦式，力氣一定能增強兩倍以上。也許能成，不妨最近試驗一下，他的心平靜下來，兩眼也就慢慢合攏了。

森林的夜晚，極度清靜，伐木場的宿舍像羣山羊，軟綿綿的在高聳的山峯和濃密的森林的懷抱中酣酣的睡着了。夜風輕柔的揚着百花的香氣。

四

頭次試驗運材車，因車子放了野毛子失敗了。老王頭的左腿摔了個大包，朴聲大的胳膊也挫了，可是他們一點也沒灰心。

第一林班，近幾天因為試驗新工具，在山頂鋪了一百多米鐵道，伐木運材的產量比前幾天平均又降低了二分木頭。

天更熱了，別說抬木頭，什麼不幹還淌汗呢。第一班照